

S 诗路花语

迎中秋庆国庆(外三首)

■ 周贤祥

中华崛起傲东方，
七十四春帅领航。
科技兴军强国梦，
雄鹰展翅任翱翔。
神舟遨游访官廷，
人政和通社稷祥。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乐康康。

■ 周贤祥

党超百岁上康庄，
七四丰碑写华章。
科技兴邦添力量，
龙腾天下震四方。
访星揽月携珍壤，
遨游洋中探宝藏。
喜庆今朝歌盛世，
扬帆锦绣启新航。

■ 周贤祥

中秋天上玉盘圆，
月饼糕糕摆庭前。
美酒满樽酬贵客，
仙凡同乐胜过年。

■ 周贤祥

碧空玉盘灿，嫦娥露笑颜。
凝眸凡间处，璀璨聚官天。
早庆月池冷，忧悲无此欢。
乐于农户中，不愿做神仙。

(作者系开州区诗词楹联学会会员)

M 民间故事

怀念老城的那声“吆喝”

■ 李星

2007年,世界人民记住了中国有个三峡,三峡记住了有个开县(现开州区)。开县老城,淳朴得像石头一样厚重和沉实,岁月触摸的痕迹,早已冷凝成宽阔而笔直的路。父辈的遗嘱,注入后代的颅腔,塑造出亿万年沉默后的疯狂与一幢一幢不刻的宣言,让1800年的历史再次成为历史。2007年,我们把失掉家园的痛苦,放进搅拌机里研磨,然后高傲地穿越都市腹地,于是,一座漂亮阳光的新县城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随便看一幢建筑物,就能谈论一天,然后把它印成一张片,由开州大道经南山隧道走出去,可以一路高呼,这就是开县新城,来自刘伯承元帅的家乡。

我是历史的思念者,又是幸福的享受者,虽然老城已沉入水下很多年了,但我还是怀念老城的点点滴滴,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充满了烟火气,歌舞升平人间盛世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开县老城很小但很精致,有数不清的巷子,就像是一幅抽象的国画,被画家扭弯,点缀在县城的各个角落。开县老城究竟有多少条巷子,

恐怕谁也难以一口报出个准确的数来。我是住在老城那巷子的,那巷子位于狮子楼临大南街和东渠河,属于繁华的中心地带。那巷子很旧很长,刷皮鞋的和修鞋的把巷口堵得满满的,经常引起纠纷,但小大人的豁达多是说两句便各自离去。小巷里有一幢房屋可以追溯到四十年代,地面还是用条石砌成。熟悉小巷的人不会忘记,小巷每天歌谣般的吆喝,是我们开县人粗犷的表现,也是一种生活。日子久了,一天不听到这种艺术味很浓郁的声音,还有种深深的失落……

天刚刚睁开蒙眬的睡眼,我们巷子里就开始忙碌起来。咔嚓咔嚓的脚步声伴着“卖糯米糕——糯米糕——”的吆喝声由远而近传来,特别是“红豆腐糕”这几个字音拉得特别长,声音略有沙哑但很有节奏感,像是在诉说一曲曲生活的歌。我有时也会买上几块,看着卖糕妇女冻得红通通的带着羞涩的脸,总觉得她的人就和糯米糕一样朴实香甜。吆喝“买九龙米,打高粱酒哟”送米送酒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他每天蹬着三轮车,就

在这个时间准时而来。他算流动卖货界的“翘楚”了,有车和扩音器,他是先将吆喝声录下来,然后用扩音器反复播放,这样一天到晚就不累了,我不免为他的聪明而暗自叫好。最有特色的乃是横街子那个卖豆腐的,一辆改造的三轮车,装着豆腐脑、调味品、各种一次性碗,穿梭在县城的大街小巷。他家是卖豆腐脑的世家,几代人都在做这个生意。他那声“买——豆腐——脑——哦——”的声音尖高而圆润,后面的尾音又带着伪娘的腔调。还记得有一次我遇到他,我曾和他调侃道:“你的声音可以申请专利了。”他说:“没关系,开县不会有人能喊出我一模一样的声音的。”说完很自豪的骑着他那辆自制流动豆腐脑车吱吱吱嘎地离去。声音最大莫过于吆喝“磨剪子——启菜刀——”一条板凳上绑着一块磨刀石,扛在肩上走巷串户,“磨剪子——启菜刀哟——”吆喝得家家脑袋往外伸,喊道“磨剪子的,声音小点,把我小孙子吵醒了,我要找你算账。”磨剪子的取下嘴里长烟嘴喃喃自语道:“不得了!”便很

快消失在巷子的尽头。当大家都认为这下可以清静一下了,“有没得破书、旧报纸卖哟,烂凉鞋烂锅废铁的卖哟……”吆喝声又在小巷里响起。开县人一定不会忘记这位收购废旧物品的人,他挑着一个担子,走一处吆喝一声,满巷不见其人就能闻其声。不过,小巷的居民对收购废旧物品的吆喝不太感兴趣,无人探头,也无人应声。“有没得破书、旧报纸卖哟”的吆喝伴随他的担子一摇一摆地慢慢消失在小巷尽头。夜色微降,小巷开始忙碌起来,一辆辆板板车拉着桌子、椅子等物品往外走,他们大部分是下岗青年,天天都要在大南街去摆夜市。偶尔来一辆黄包车阻塞交通,引起一小阵“口水战”。然而小城人是豁达的,几分钟便烟消云散。小巷的人很朴实,就如他的吆喝声一样。小巷的吆喝就如重庆人离不开辣椒一样,让人久久不能忘记它的原汁原味,味浓、味美、味久……突然又想起那个卖醪糟的今天怎么没有来……

(作者系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

Z 真情人间

爱如月光

■ 向萍

又是一年中秋到,月亮早早爬上了枝头,阵阵微风吹拂,捎来缕缕沁人心脾的桂花幽香。我驻足阳台,沏来一杯红茶。茶几上摆放着各式精美的月饼,音响里朗诵着“吟诗中秋”。我顺手捻起一块冰薄月饼,细细品尝着它的美味,满屋子氤氲着浓浓的中秋情怀。

我不由得想起了小时候,想起有着“父亲味道”的月饼来。

小时候的八月十五,街坊邻居品的是月饼,而是糍粑。糍粑是用糯米制作而成,挑选上等糯米浸泡后搁蒸笼里蒸熟,再放在石臼里捣至绵软柔韧,再趁热揉成大大小小的圆饼,就这样,黏黏的、软软的、白白的、圆圆的糍粑,就是我们记忆中的“月饼”,而“父亲牌”的糍粑月饼,味道更是无与伦比,堪称一绝。

看父亲煎糍粑,简直是一种享受!只见父亲把白色的糍粑放在铁锅里,抄起锅铲,反复翻转,遇热后的糍粑,变得软糯起来,稍不注意,这些糍粑“兄

妹”,就会你粘着我,我粘着你,紧紧抱成一团。旋即,父亲又换成易操作的筷子,把糍粑一个个快速掰开,边掰边煎,直到煎得个个白里透黄,宛如给它们穿上了一层薄薄的黄盔甲一样。随后,父亲把红糖放进冒着油花的锅里,加速翻炒,红糖从块状变成水溶状,继而炒成可以牵成缕缕晶莹的丝状时,再放进姜丝、撒上芝麻,让煎好的糍粑在红糖里“打滚儿”,搅拌均匀后盛出来的糍粑,穿上了一件枣红的糖衣,白里透着红,红里泛着黄,咬上一口,红糖拔丝在嘴里呼噜噜地响,脆里透着软,甜里透着香,那味道,简直美极了,至今还残留舌尖,念念不忘。

父亲命苦,在他5岁的时候,他的爷爷奶奶就相继病逝,父亲被寄养在他的舅妈(我的舅奶奶)家。舅奶奶家里本有7个孩子,在那个半饭吃的艰苦岁月里,父亲受的苦可想而知。

依稀记得,我小时候每年的中秋前夕,恰逢舅奶奶的生日,父亲无论多忙,

都会亲自到铁桥镇万塘村的山顶上,把舅奶奶接到家里住上一段日子,少则十多天,多则一个月以上,年年如此。

舅奶奶来我家做客的日子,父亲每天想着法子给舅奶奶做好吃的。记得儿时家里经济条件也很拮据,但父亲隔三差五称来瘦肉,剁成肉泥,蒸成“汽水”(开州一种美食)端到舅奶奶的跟前。

每每闻着那股诱人的“汽水”肉香,我站在一旁直吞口水。因为像这样的待遇,我们5姊妹只有在每年的生日里可以破例享受。所以,我经常在一旁“望嘴”。偶尔,父亲也会给我舀上一小勺让我“尝尝鲜”,然后语重心长地给我说:“么女儿,你还小,以后要吃的好东西还多得很,舅奶奶老了,吃一回算一回……”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懂事地转过身,不再“望嘴”,跑一边玩去。

父亲在59岁那年因患重病离开了我们,临走时,他拉着我妈妈的手千般叮嘱:“以后每一年还是要接舅妈来

要,你要帮我报恩……”

父亲去世后好几个月,家里人都不敢把这个坏消息告诉给85岁的舅奶奶。舅奶奶知道这件事是半年后,她当时就哭晕了过去,后来就变得有些神志不清,她的嘴里,老是重复着一句话:“明祥呢?我的明祥呢?”舅奶奶念叨的是父亲的名字。

不久,舅奶奶也去世了,或许,她和父亲又重逢在另一个世界里,父亲依然会给舅奶奶奉上他最拿手的喷香“汽水”。

我站在窗前,久久凝望夜空,银盘似的月亮高高地挂在天边,皎洁的月光一倾而下,周遭变得宁静而祥和,月光的清辉从窗口透进来,轻柔地包裹着我。今夜,虽然再也尝不到父亲味道的糍粑,但父亲的爱,像极了那月光,那么温和,那么温暖,那么温馨……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为母亲祝寿

■ 任崇武

啊!祖国,
亲爱的母亲!
今天是您七十四岁生日,
普天同庆,举国欢腾。
可谁知年幼时,
白手起家,何等艰辛。
养儿育女,坎坷路上,
负重前行。
义无反顾,终于百废俱兴。
好酒侍亲朋,
猎枪迎狼群。
雪国耻,昂首做人。
千秋功德,唯有母亲!
啊,祖国,
亲爱的母亲!
您不但有慈母之大爱,
更有严父之担当,
养育有方。
因材施教,桃李满天下,
各展所长。
有的挽月上青天,
有的捉鳖下五洋。
更有雄鹰蓝天飞,
苍穹玉宇随意航!
还有那,
三山五岳四季绿,
长江黄河放声唱。
五湖四海红旗飘,
九州无处不辉煌!
啊,祖国,
亲爱的母亲!
七十四个春秋,
蒸蒸日上,
养育之恩今日难忘。
今逢生日之际,
兄弟姐妹相约,
将颗颗忠心奉上。
永远依偎在您身旁,
与时俱进,代代发扬。
更祝母亲,青春永驻,
万寿无疆!

(作者系开州区诗词楹联学会会员)

水调歌头·人间

■ 野神

明月不长在,借酒望天涯。
清风对我一笑,诗胆付年华。
又是黄花一路,还是红尘如故,还恋野人家。
岁月赠青眼,万里看繁花。
守良夜,唱空岸,数流沙。
人情多少?思事无尽语清嘉。
水有沉浮急缓,山有高低平险,何处见犁铧?
不羡人千古,一醉向青霞。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B 百味人生

芝麻香里忆乡愁

■ 袁野

八月的风,浅浅的,将炎热带去了远方。静落一地凉,恰逢一城香。每每这时,耳边总萦绕着一首儿时的童谣,虽遥远却记忆犹新。“八月一十三,磨麦把面翻,八月一十四,王家把饼制,八月中秋节,冰薄先拜月。”童谣中的“冰薄”,就是指故乡开州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冰薄月饼”,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了。

我的幼年时代,正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虽然已改革开放,但物质还是相对匮乏,平日,只能吃到应季的蔬菜和水果。冰薄月饼,也是只有中秋节的时候才能吃到。所以中秋节、春节、“六一”国际儿童节是我们童年最期盼的三个节日。

每到中秋节前,父母亲单位上会发给每个职工发一封冰薄月饼,这样家里就会有两封月饼。每封月饼有十个,每个月饼厚度约2-3毫米,直径大约9厘米。薄薄的饼穿着铺满芝麻的外衣,渗透着油脂的包装纸上,是嫦娥奔月的图

案。虽然有两封,但也是稀罕之物,毕竟一年也就这个时候才能吃到冰薄月饼。

中秋节的时候,母亲会大展厨艺,办一桌丰盛的晚餐,外公外婆表弟都会到家里团聚。晚餐后大家在院坝赏月的时候,母亲就会端出切成扇形小块的月饼,母亲作餐后甜点吧。所以,冰薄月饼是中秋节的重头戏,要等到那天才开封。

小孩子大都嘴馋,加上那个年代本就没有什么零食,我和表弟总是希望早早地吃到冰薄月饼。我就缠着母亲先开一封解馋。每到这个时候,父亲就会笑着说:“老鼠留不得隔夜食。我家有个小老鼠。”母亲也总是拗不过我的死缠烂磨,就给我一个。而我也如获珍宝,把那一个冰薄月饼用纸包好,放在书包的夹层带到学校。课间休息时,叫上几个要好的同学,躲到操场边的梧桐树下,大家你掰一点,我掰一块,圆形的饼,芝麻和着面粉裹着捣碎的冰糖

渣,橘红,在唇齿间跳舞,那甜甜的味道和袅袅婷婷的少女时光,一并留在了记忆深处,至今仍有还梦一笑之感。

冰薄月饼是那个物质匮乏年代人们温暖的慰藉,镌刻着每一个开州人的成长记忆。

时光不可逆转,月饼却可以打败时间,旧时风物,开启我们尘封的儿时记忆,在回忆的光影里此消彼长。曾经的小姑娘们也已过不惑之年,同学会的时候,大家一起追忆年少时光。不承想,几个小闺蜜居然都还记得校园梧桐树下,大家分吃冰薄月饼的欢乐和留在记忆深处的弥久香甜,一切恍若昨天。

鲁迅先生在《社戏》里说: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旅居广州多年的闺蜜妹,曾有过相同的感慨,她告诉我,广州的甜点数不胜数,却始终怀念故乡的冰薄月饼。或许那薄薄的饼里早已写满乡愁和儿时的味道追忆,才会让人回味过往,无穷思

念。

如今,冰薄月饼已不再如过去那般稀有。但中秋节的时候,街头巷尾,大到超市小到小区便利店,一封封圆形的月饼,被码成金字塔形状,已然成为家乡这座小城一道靓丽的风景,并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冰薄月饼是淳朴勤劳的开州人智慧的结晶,是传统地域文化灼灼其华的精髓。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美食,更凝结着一份“月是故乡明”的情愫。

月白清凉,水瘦江空。秋风熟透了故乡山头,便是冰薄月饼飘香之日,最是故乡的那份香甜,便深深地浸润在那级满芝麻的月饼上,其清脆酥香的味道,记忆了每一个游子对故乡的深情眷恋,正是:

情意融融气爽清,远方游子望冰轮。
影光偏觉故乡好,岚焰惊看天上新。
峰峦叠嶂月白映,山川条条鼠鼠存。
梦还今夜冰薄圆,万里飘零故乡人。
(作者系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